茶香室叢鈔

茶香室四鈔卷四

德清俞樾

宋度宗為小行童轉世

元劉一清錢唐遺事云慶元府育王寺舍利塔晉時許詢所造雍熙年間衆議重修非數萬緡不可一行童曰只印此塔影逐日沿門念佛請施何患不成主僧然其言後所得甚微行童曰今天下惟八大王榮邸前有錢我持疏勸緣必可如願詣府開疏大王止題一千緡行童歸自斷其臂血流不止遂死度宗庚子歲生於八大王府啼號不已一乳母抱行廊廡間入小閣見所粘塔

影忽然而笑因以水噀取置手中自是不復啼泣乳母以告大王始悟下東寺問故僧具言行童自府歸斷臂流血不止以某年月日終卽度宗生之旦也大王遂捐貲以成其事

王荆公爲李王後身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王荆公之生也有貛出於市一道人首常戴花時人目爲戴花道人來訪其父曰此文字之祥是兒他日以文名天下因述其出處甚詳俟至執政自當見之荆公父書於册自後不少差荆公甚神之洎拜兩地道人果來曰自此益得君謹無復讐荆公

却之曰公前身李王也戒之遂辭去按張端義貴耳集載荆公爲秦王後身此又以爲李王後身殆由荆公爲宋禍之首故時人私以意揣之耳

范文子叔孫昭子皆戊辰卒

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云成公十七年范文子使祝宗祈死六月戊辰卒昭公二十五年叔孫昭子於十月辛酉使祝宗祈死戊辰卒二子思免於患見幾而作可謂勇矣皆卒於戊辰之日異哉按二子同祈死同於戊辰日卒其事誠可異然從無人拈出

宋徽宗五月五日生

元吳師道敬鄉錄載滕茂實旁頴天甯節有感詩注云徽宗生五月五日以俗忌避之十月十日按宋史徽宗紀止言元豐五年十月丁巳生據神宗紀元豐五年十一月戊寅朔則十月戊申朔十月十日正丁巳也不言其爲五月五日生此可補史闕

詩首句云節臨重十慶天甯是十月十日可稱重十亦重三重九之此推此則六月六可稱重六八月八可稱重八矣

姚宋在相位皆不久

宋孔平仲珩璜新論云世稱姚崇宋璟爲賢相按唐史

崇開元元年十月相至四年冬罷九年秋卒年七十二
璟四年冬相至七年正月罷二十一年致仕二十五年
卒年七十五崇在位四年璟在位二年李林宗在相位
乃十九年

張九齡裴耀卿李林甫三人同誥

元王惲玉堂嘉話云同諸公觀唐張九齡等誥於玉堂
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下用𢇁黃斗底綾作卷
凡七幅或謂曲江與林甫通作一告除拜以鸞梟並集
鶩驥同皁為嫌予曰帝堯在上咎夔與驩兜同列恐自
昔有所未免按三人同日除拜遂通一告抑何苟簡乃

爾邪

蕭曹房杜姚宋皆無賢子孫

宋孔平仲珩璜新論云漢有蕭曹唐有房杜姚宋攷其後世蕭曹至子皆削封而蕭凡五世絕祀房喬次子遺愛與公主謀反誅杜如晦次子荷說承乾建亼事誅姚崇長子彝少子奕奕子閎爲牛仙客幕府見仙客疾亟逼仙客爲表薦奕爲宰相仙客妻以聞元宗怒杖殺閎宋璟六子天寶中渾恕尚俱以贓敗華衡亦坐貪得罪廣平之風衰焉

劉禹錫博洽

元陸友仁研北襍志云劉禹錫唐卿嘗謂䋲討書籍最爲樂事忽得一異書如得奇貨人知其如此故求怪僻難知之籍窮其學之淺深唐卿皆推其自出以示之有所不及見者累日尋究至忘寢食必得而後已故當時多以博洽推之余謂此誠天下之至樂余亦樂之但無其博洽耳

張籍後不盲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云韓愈贈張十八助教云喜君眸子重清澈攜手城南歷舊游則張之目疾後嘗復舊也

白龜年遇李太白

明周嬰卮林云翰府名談白龜年遇李太白遺書一卷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龜年者樂天姪按樂天有姪阿龜屢見於詩不知其後乃有此異事

黃魯直三游洞題石

宋陸游入蜀記云登三游洞有刻云黃大臨弟庭堅同辛紘子大方紹聖二年三月辛亥來游又有一崩石偃仆刻云黃庭堅弟叔向子相姪橷同道人唐履來游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庚寅按魯直初謫黔南以紹聖二年過此歲在乙亥今云辛亥誤也余謂魯直不誤放翁自誤葢魯直用古法不以甲子

紀年故紹聖二年建中靖國元年皆大書幾年而所書辛亥庚寅則皆紀日非紀年也前刻云三月辛亥來游故此云觀辛亥舊題前後相承正自不誤魯直與放翁相去不及百年而已不能通曉其意況讀古書乎

東坡忌日

宋趙與旹賓退錄云開禧丙寅眉州重修圖經號江鄉志末卷禨記門云佛日大師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蘇文忠忌日必集其徒修供以薦按今世士大夫好事者往往為東坡作生日至忌日則無為修供者矣生日為十二月十九人人知之忌日為七月二十八則能言者

蓋穻

方正學後

國朝金武祥粟香四筆云常州府志載方正學門人某建文初見削奪親藩太甚力諫正學不聽遂披髮佯狂歌哭市中正學被禍時突入卧室攫其幼子去以絲縧縶之書一亠丿字衫上置常州府橋前有賣腐金翁晨起得之撫以爲子冒金姓後嗣有發者以亠丿字似六字復改金爲陸焉武祥按江陰六氏亦著姓相傳方正學之後豈留郡城者爲陸分居江陰者爲六乎

余按方正學之後爲六氏於他書曾見之此所傳門人

某事惜不傳其名豈即三鈔卷四所載之魏澤邪然旣攫之而出自當善謀寄頓之處置之橋上非計也恐尚有傳述之訛

方正學舓舌石

國朝羅振玉存拙齋札疏云江甯明故宮有巨石爲方正學舓舌處漬血成篆字至今尚存

萬歷壬辰進士曠鳴鸞

國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極樂寺在阜成門外有牡丹園園有高樓萬歷壬辰新進士曠鳴鸞必欲登之寺僧以久扃不便開曠不聽甫登火發曠與樓俱燼嘉

靖庚戌都城告警貯火藥於此煮酒者火觸之而作也
按此人可謂无妄之災而亦少年任性者之戒
曠姓甚僻萬姓統譜云師曠之後湖廣沔陽州有曠氏
宋有曠世臣紹興進士吉水人明有曠敏永樂舉人宿
州人曠緝徽永樂舉人安福人並見萬姓統譜不知此
曠鳴鑾何處人擬覓明進士題名牌一考之
宋有曠湜潭州人見通志
書生不知歐陽修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云謝逸字無逸一日有一貢士來
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一事輒忘之嘗聞人言歐陽修

果何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無逸之子宗野方七歲立于旁聞之匿笑而去

舉人不知董仲舒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科舉自罷詩賦士專以三經義爲捷徑於古今人物亦漫不省元祐初韓察院嘗言臣於元豐初差對讀舉人試卷其程文有云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當時莫不以爲笑

楊升庵誤敖器之爲孫器之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升庵外集載孫器之評詩一則稱

定陶孫器之夏振叔云其人姓敖名陶孫而器之其字也楊誤以敖陶為地而改敖為定以合郡縣之名與誤認劉德升為劉景升索幼安為管幼安同一可笑

宋子京事與陶穀相類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宋子京修唐書一日大雪添帟幕燃椽燭熾炭兩鑪草某人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曾見主人如此否可謂清矣皆曰實無有也其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何如對曰只是擁鑪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閣筆掩卷起索酒

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按此與陶穀党姬事極相類

御前優人以子瞻爲戲

宋李廌師友談記云東坡先生言近扈從燕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夸文章爲戲者一優云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也衆優曰何也曰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爲解頤按頭上子瞻謂帽也上文有注云士大夫近年傚東坡桶高簷短名帽曰子瞻樣當時優人竟於御前爲此語足見宋禁令之闊疏而子瞻之名動九重亦後世人臣所莫及矣

醉翁醒老

元陸友仁研北襍志云歐陽公號醉翁林中子稱醒老兩公不同如此

二連

宋王得臣麈史云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於二宋相繼登科君錫清修孤潔人號為連底清元禮加以肅人號為連底凍

智永壽百歲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僧智永名法極王右軍七代孫年百歲乃終見研北襍著元人陸友仁著法極之名人鮮

知之

宋儒壽數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宋儒壽多不永周茂叔五十七程明道五十四吕東萊四十五張南軒四十八邵康節六十七惟朱文公七十一程伊川七十五而最享眉壽者楊龜山八十三也

周壽誼百十六歲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崑山周少參震其祖壽誼生於宋景定間歷元至洪武六年百有十歲郡守魏觀設鄉飲酒寵異之明高皇帝召至闕廷賜以酒饌復其家年百

十六歲而終亦奇事也按此老誠高壽矣然再閱滄桑得無感慨係之

一百九齡叟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商邱陳叟名百萬生長嘉隆間一百九齡留登賓筵無子有二女雲間周宿來作一百九齡陳叟歌贈之

韓何兩人所遇三數五數

宋費衮梁谿漫志云韓康公行第三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甍皆三數何淸源第五微時從人筮窮達其人曰公不第五原校云疑脫邪字何曰然其人大

笑稱奇曰公凡遇五郎有喜慶何以熙甯五年鄉薦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歲隨龍崇甯五年拜相每遷官或生子非五年即五月或五日其驗如此按此與叢鈔所載田時秀事正相類

方干像

宋方勺泊宅編云前世法書名畫有傳之祕閣者謂之閣本流俗但云閣本翕然稱美范文正知睦州奏以唐處士方干配嚴光位干爲御史方蒙遠祖下鸕鷀原取畫像家無以塞命但塑一幅巾道服者置之祠中元祐中有旨下諸郡取前賢所寫眞令所在如法圖進睦

守以嚴方應詔後人見元英之像豈不謂之閣本哉原注云鸛鵝原御史所居

党進像

宋王得臣麈史云神宗旣大原廟取祖宗以來將相功臣像各繪於兩廡予在開封南司閱牘見党進家狀云私家無祖像今城南什物庫土地像乃是遂取圖之按党太尉身後又有此一事亦世所罕聞也

淩煙閣侯君集像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貞觀十七年使閻立本圖太原幕府功臣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于淩煙閣其後侯君

集謀逆將就刑太宗與之訣流涕曰吾爲卿不復上淩煙閣矣中宗嘗引修文館學士內宴因賜游觀至淩煙閣見君集像半塗之傳云君集誅後將全塗之太宗念其功而止按淩煙圖像千古美談有此而淩煙功臣減色矣

宋程大昌攷古編云呂温贊淩煙功臣其序曰至若張亮侯君集之敢悉敢沒其名用彰天刑葢集圖像後以逆誅太宗謂曰今而後惟見公之畫像而已豈當時爲帝有見象之言遂不敢毀撤邪故呂温得以議行黜削也

又引盧元卿法書記云王廙等帖正觀十三年褚遂良以下列名其中一行有吏部尚書公五字無姓名元卿注云侯君集初同書犯法後揩名則當時亦緣太宗意雖揩名尚不沒其位著也

王荆公像

宋陸務觀入蜀記云晨至鍾山道林眞覺大師塔塔後有定林庵舊聞先君言李伯時畫文公像於庵之昭文齋著帽束帶神彩如生文公歿齋常扃閉遇重客至寺僧開戶客忽見像皆驚聳生氣逼人寫照之妙如此今庵經火只椽無復存按所稱文公謂王文公卽安石也

李伯時寫安石像其妙如此惜後世不可見也

雪堂東坡像

宋陸游入蜀記云東坡地勢平曠開豁居士亭下一堂頗雄四面畫雪堂中有蘇公像烏帽紫裘橫按筇杖按今人多摹東坡笠屐像然此像亦殊佳披裘按杖何必笠屐

元脫脫丞相夫婦像

國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元崇國寺爲脫脫丞相故宅今佛坐下立一幞頭朱衣老叟一鳳冠朱裳老嫗乃其夫婦也

姚廣孝像

國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元崇國寺姚廣孝一像一主在焉廣孝舊配享廟廡嘉靖九年閣臣李時以髡徒不便在廟送大興隆寺寺災移此其像自題一偈云看破芭蕉柱杖子等閑徹骨露風流有時搖動龜毛拂直待虛空笑點頭後署獨庵老人題獨庵廣孝號也

明莊烈帝夢見太祖

明內臣王永章甲申日記云召娘娘論曰頭夢太祖論曰天命不可回代有天下者非闖也傳世縣長百姓將長享太平爾及宮眷速自盡闖至必受辱按此語莊烈

與周后言而王承章在側與聞之也此必眞有此夢非
本朝人事後粉飾語然則我　朝國運靈長在當時
已有命自天矣
高麗王夢至中國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高麗自端拱後不復入貢王徽
立嘗誦華嚴經願生中國一夕夢至京師觀燈爲詩識
之曰宿業因緣在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忽蒙舜日龍
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䌌似蓮丹闕迴月華似水碧
雲寒移身幸入華胥境可惜終宵漏滴殘會神宗遣海
商喻旨使來朝遂復請修故事按西湖惠因講寺有高

麗國王之子僧義天以華嚴經三百部並建經閣之資
附貢舶以進殆卽以此今尚有高麗寺之名

馬氏之讖

宋周羽沖三楚新錄載馬殷事云嶺外廖光國自韶陽
舉族來奔殷以其豪而衆多將拒不納或曰廖者料也
馬得料必肥是國家强霸之兆遂待以禮光國具陳南
越可取狀因使部將李勳擊南越拔桂管十八城
又云吳命邊鎬將兵來救其實伐也初童謠云鞭打馬
馬急走鎬至希崇知其謀將拒焉或以童謠爲諫希崇
不得已遂降按馬氏始以得料而肥繼以見鞭而走兩

事前後相映亦奇

張成善走

闕例諸人穫堅瓠集云成化中臨淸張成以善走得名日行五百里上官命入京師往返僅七日善馬弗能逮足有長毫每走勢發足不得住抱樹乃止

吳三桂家書

明內臣王永章甲申日記云四月初一日吳襄繳到三桂廿二日書云聞京城已陷未知確否大約城已被圍如可遷避出城不可多帶銀物埋藏爲是幷祈告知陳妾兒身甚强囑伊耐心又云得探報京城已破兒擬卽

退駐關外倘已事不可爲飛速諭知家口均陷賊中只能歸降陳妾安否甚爲念又廿五日書云接二十日諭知已歸降欲保家口只得降順達變通權方是大丈夫惟來諭陳妾騎馬來營何曾見有蹤跡如此輕年小女豈可放令出門父親何以失算至此兒已退兵至關頭備來降惟此事實不放心又廿七日書云前日探報劉宗敏掠去陳妾嗚呼哀哉今生不能復見初不料父親失算至此昨乘賊不備攻破山海關一面已向清國借兵本擬長驅直入深恐陳妾或已回家或劉宗敏知係兒妾並未奸殺以招兒降一經進兵反無生理故飛稟

問訊又一書云奉諭陳妾安養在宮但未有確實之說
究竟何來太子旣在宮中曾否見過父親旣已降順亦
可面奏說明此意但求將陳妾太子兩人送來立刻降
順按世傳吳三桂與父書有父不能爲忠臣兒亦不能
爲孝子之語亦頗似有理乃今讀此數書但拳拳於陳
妾不以君父爲念此眞狗彘之見也世間罕見此書故
節錄之以見三桂不忠不孝之罪梅村云衝冠一怒爲
紅顏洵史筆也乃又云紅顏流落非吾念轉似開脫三
桂者不知何意

陳圓圓關係明社存亡

木居士憤言云陳圓父邢三生圓時羣雉集屋因呼爲野雞母姨陳俗所稱賣瘦馬者母歿依之遂陳姓歸三桂後賊將掠獻闖使侍太子闖敗歸太子及圓三桂怒爲太子侍罷五月朔迎立義興之議此太子自言之後見王永章天崩地坼記信然一朝興廢實繫此雉

按木居士憤言不知何人所著末之見此數語引見吳下謝君綏之五畝園小志王永章乃明內臣其所著天崩地坼記亦未之見然有日記一冊今尚存殆卽此記也所記明莊烈帝太子事頗足證木居士之說今擬錄於後

三月二十日賊在田皇親鄰家搜得太子定王

以獻闖令入宮廿一日封太子爲宋王定王爲安宅公
四月初六日發檄文與吳三桂有云太子好好在宮汝
莫想借他爲由朕已封爲宋王將爾等妻女與他姦淫
以洩崇禎之憤初九下僞詔親征吳三桂十二日起程
太子晉王代王秦王漢王吳陳氏吳氏吳氏吳李氏僞
后妃嬪皆從行按吳陳氏卽圓圓兩吳氏三桂妹也廿
五日戰於一片石闖大敗退入關太子陳氏已至平南
軍中廿六日闖與平南王誓書云大明朝義興皇帝使
監國大學士平南王吳三桂尙義伯總兵官唐通大順
朝永昌皇帝使兵政府尙書王則堯張若麒於甲申四

月廿二日立誓於山海關自誓之後各守本有疆土不相侵越大順朝已得北京準於五月初一日交還大明朝世守財貨歸大順朝人民各從其便如北兵侵掠合力攻擊休戚相共有渝此盟天地殛之廿八日牛金星揭呈平南告示兩通一列監國大學士平南王吳衛下書義興元年四月廿四日一列平西親王吳衛下書順治元年四月廿六日印文亦兩歧闖曰大約我勝則與我和淸勝則與淸合彼誘得太子陳氏便爾背盟實非人類立擒吳襄及家口十六人斬於市廿九日闖登極三十日闖率諸賊退出五月初一日接太子手敕以五

月初三日入都爲大行皇帝大行皇后舉行大事末署義興元年四月廿六日正擬具本明日入奏忽報太子已至城外王德化急備車駕鹵簿至朝陽門迎駕永貞在內預備按此下遂無一字其如何變局不得而知矣以此記參稽則陳圓圓實曾侍太子吳三桂初意本持兩端或以此變計亦未可知梅村所謂衝冠一怒爲紅顏也然天意已歸　大清雖迎立義興亦復何益木居士必明之遺黎自不能不以此爲恨耳

又按　國朝錢軹甲申傳信錄詳載明故太子事余已附載於三砂第四卷今又得此則自三月明亡迄五月

初一日太乎蹤跡分明此後不復可知錢輒所記及南都囚禁者未知孰爲眞僞也

吳中異人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昔有人雙目皆瞽以推命爲生旁無相者日走蘇城內外不失尺寸街坊巷陌無不知之又一人眉目鼻耳俱無面如被剝止有口且小日於閶門市中吹笛乞錢度日一人一足不伸一足履地雀躍而行日走三十里一婦一手無十指在機房繰絲極便捷一人兩手俱無以足指與人博錢收錢時雖疾手者不若也

儂智高

宋張端義貴耳錄云儂智高發三解不得志起兵兩廣遂有兩解試攝官之格是儂智高亦科舉士也

李順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蜀中劇賊李順陷劍南兩川關右震動後王師破賊梟李順收復兩川書功行賞了無閒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尚在廣州巡檢使臣陳文璉捕得之乃眞李順也年已七十餘朝廷以平蜀將士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斬順賞文璉二官

按黃巢儂智高皆言未死明季李闖亦然此等事古今

多有之惟李順則終於敗露耳

朱漆驗

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云趙太祖山陵金之末年河南朱漆驗等發掘取其寶器又欲取其玉帶重不可得乃以繩穿其背扎於自己坐而秤起之帶始可解爲口中物噴於驗上洗之不去人因呼朱漆驗後敗露皆杖死按人知南宋諸陵爲胡僧發掘不知藝祖之陵亦遭此刼也

一窩蜂

宋陸務觀入蜀記云宮池昭勇廟神吳大帝時折衝將

軍甘與霸也建炎中大盜張遇號一窩蜂擁兵過廟下相率卜珓一珓騰空中不下一珓躍出戶外羣盜惶恐引去未幾遂敗按一窩蜂俗語今尚有之不知是宋時盜賊號也

王捉鬼

宋王楙野客叢書附錄其父野老紀聞云國朝修史書盜賊王捉鬼之屬不滿千人亦載於史義似未安齊豹書盜而不名春秋之法也

按漢書成帝紀陽朔三年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鴻嘉三年廣漢男子鄭

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纂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然則盜賊雖微名見於史亦前史舊例也

龍轉世

國朝陳其年湖海樓詞集有水龍吟一闋其題云安慶龍二一爲舍人光能知夙世事自言蓋淩波池中老龍也魂夢往來時常髣髴又言生平每當淒風碎雨則奮躍欲狂一遇晴霽則吻燥神枯怏怏不樂睦州方進士某爲作傳最詳淩波池在西京終南山下

按舊唐書音樂志有享龍池樂章云龍池樂元宗所作也元宗龍潛之時宅在隆慶坊宅南坊人所居變爲池

望氣者亦異焉故中宗季年汎舟池中元宗正位以坊
爲宮池水逾大瀰漫數里爲此樂以歌其祥也並不言
水中有龍　本朝欽定全唐詩引唐逸史曰明皇在東
都晝寢夢一女子曰妾凌波池中龍女也衞宮護駕妾
實有功願賜一曲以光族類帝夢中爲鼓胡琴倚歌爲
淩波池之曲及寤盡記之因宴於淩波宮臨池奏新聲
有神女出於波心因置祠祀之按此則淩波老龍龍之
雌者也轉世爲龍舍人何歟

姓名工對

宋無名氏愛日齋叢鈔云洪氏四筆云紹興十三年潘

良能季成游操存誠沈介得和伯兄景伯皆爲秘書省正字同日供職少監秦伯陽言一旦四同舍姓皆從水旁嬉有一句願諸君對之卽云潘游洪沈泛瀛洲坐客無能對者因記得筆談所載元厚之絳少時夢人告異日當爲翰林院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爲不然及元熙中除學士同時入院者韓維持國陳繹和叔鄧綰文約楊繪元素名皆從糸始悟兄弟之說欲用絳繹繪維綰綸紓爲對然未暇考之史錄歲月可同否也存中紀之異事之目在當時固應無差景盧猶謂未考史錄前賢不肯草草多類此按此條

又兩引桐陰舊話石林詩話於厚之事頗著疑詞今更無可考矣然姓名屬對天成自是佳話秦熺奸賊子身後乃留此一語亦人所罕知者

茶香室四鈔卷五

德清俞樾

魯定公母

明周嬰卮林云本草證類言魯定公母單服五加酒以致不死臨隱去佯託死時人莫悟張子聲楊建始王叔才于世彥皆服此酒得壽二百年所謂魯定公者葢道家借名必非大庭之宋父也按左傳正義云魯世家定公名宋襄公之子史傳不言其母不知誰所生也定公之母旣不見經傳則道家所言亦何以知必非其人乎證類一書唐愼微撰北宋時人其時古書猶多當非無

據也

宋襄公壻

宋趙與峕賓退錄云拱州昭靈廟惠烈夫人葢俗傳爲宋襄公之婿援婿郎妹也宋襄公妹不見經傳不知何據

蘇武妻

國朝何琇樵香小記云六朝以綺麗相高務求新豔不考本事梁武帝有代蘇屬國婦詩極纒綿悱遠之意然武生妻去帷也愚按生妻去帷本李陵書此書眞僞不可知東坡謂齊梁小兒所爲也攷漢書本傳李陵謂武

曰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此李陵勸降之言未必其爲實事言陵送葬至陽陵則老母終堂當非妄語子卿婦但言聞已更嫁則其爲虛言無實已可見矣梁武去漢代猶近若蘇婦果改適必不作此詩有梁武此詩正可見李陵語之虛妄而齊梁小兒僞作之書更不待辨矣文選載蘇子卿詩云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可見其伉儷之篤末云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則其婦之生死不渝臨別時必有要言矣李陵妄言子卿固當不信奈何千載而下轉以李陵一言使蘇婦蒙不白之寃乎余故力雪之

柳柳州妻

書史會要楊夫人柳柳州宗元室善翰墨按昌黎志子厚墓不載其妻宜表出之

子厚有伯姊爲崔簡妻善隸書見柳集是子厚門內皆善翰墨也

韋蘇州女

元西域辛文房唐才子傳云殷堯藩初游韋應物門牆分契莫逆及來長沙尙書李翶席上有舞柘枝者容語悽惻因感而賦詩云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坐繡衣皆不識可憐紅粉淚雙垂眾客驚問之果

韋公愛姬所生女也相與吁歎翺即命削丹書於賓館中擇士嫁之按韋蘇州女至流爲歌姬亦奇

韓魏公母

宋張端義貴耳集云蜀士胡其姓者知其女貴能生子作宰相攜入京師尋一朝士生宰相者即與之道間見韓光祿國華拜于馬首云三年在京師閱人多矣光祿必生宰相子敢以女爲獻後果生魏公今韓氏家廟有胡夫人即斯人女也

孝烈將軍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兗州城北有木蘭廟榜曰孝烈

將軍土人云是木蘭戰處廟有宋熙甯閒知軍事錢景初題記并所刻古樂府詞按今爲完縣先君子曾至其處有詩存集中

冲虛居士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黃公録字子厚與朱文公爲交友黃之母筆力甚高嘗見黃録詞槀云先妣冲虛居士少聰明穎異絕人於書史無所不讀年三十先君捐棄抱貞節以自終按婦女稱居士可與易安居士並傳然易安晚節有疑不如冲虛居士多矣惜不傳其姓其詞止存六首視易安更少

大虎小虎

明周嬰卮林云孫魯班字大虎孫魯育字小虎俱孫權女按此出陸龜蒙侍兒小名錄二女皆步夫人所生也女子以虎名大奇

和女

太平廣記水類引渝州圖經云渝州城灘在州西南三十里多覆舟之患古老傳昔有仙居和來爲巴州刺史過此灘舟翻溺死和女與兄圖行女有兩女方稚齒乃分金珠作二錦囊纓致兒頸然後乘船至父沒處投水凡六日與兄夢云二十一日與父俱出兄令人守之至

期果然俱浮水而出今碑在城灘側按此事與曹娥叔先雒鼎足而三矣和有二女是已適人者爲尤難也曹娥碑甚著而和碑無聞未知今尚存否

丹姬

宋車若水脚氣集云谷永云楚王絕丹姬以成霸功應劭注漢書便撰出个丹姬來谷永集中乃夏姬也解注難看如此按此則丹姬卽夏姬矣

蘇來卿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陳思王精微篇有云關東有賢女自字蘇來卿壯年報父仇身歿垂功名蘇來卿非

入思王文集并無由識其姓氏乃知麗娥親謝小娥輩流傳萬古正不易易

陳燕子丁

金華府志云獨庵比邱道衍法華經跋云唐僧義道與女人陳燕子丁共以小楷細書是經爲薦亡母點畫波撇若出一手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顧清宇有唐朝兄妹共寫法華經七卷後題云燕子女丁據此則兄妹二人共寫者或兄卽爲僧乎不然僧何得與女人同薦其母也是可訂志書之謬然據志可知其兄妹姓陳氏又可知其

兄爲僧名義道余於續鈔已載此事閱此又附訂異同惟燕子丁不可解燕子女丁亦不可解

鄭貴妃售履

國朝查愼行人海記云鄭貴妃父承憲貧甚以女許孝廉某爲妾臨別悲慟孝廉憫之遣還不責聘鄭感其意脫隻履與孝廉矢報已而入宮大得幸念前事而忘孝廉名命小璫售履於市無應者時孝廉計偕聞而往合其履妃泣告於上亡何孝廉謁選得善地歷官鹽運使按此事曾於一平話見之不知其爲鄭貴妃事也然實於情理不合殆委巷所妄傳耳

梁三姑彈箏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蘇武子曰武宗時東院梁氏彈箏獨妙備供奉天啟甲子二月予同劉君過之則已無彈箏者矣問其家三姑善箏者下世今幾年一嫂曰今九十餘尚能飯然二三十年來內廷諸撤教坊樂坊皆湮廢三姑箏塵久矣因請見三姑辭再四則列幃坐右爲奏一曲聽者悄然慨歎後田玉環亦以善箏名第非梁氏所傳大抵皆姑蘇太倉問琵琶聲兼儀揚里巷所歌陳隋調耳其時劉弱亦彈箏則竟唱甘州桐城諸歌矣嗟乎箏亦技耳嘉隆所傳世無存矣梁嫗已沒田劉適

人思向音響渺矣難即傷哉後之欲聞此技者也

馬湘蘭畫壁

國朝程庭鷺多暇錄云蘇州長春巷醫者曹仁伯所居宅爲王百穀故居有馬湘蘭畫壁數處按此巷與余所寓馬醫科巷甚近然無知其事者矣

木白美

國朝程庭鷺多暇錄云顧俠君觀西樓記傳奇云翠鈿拾得在荒園月動花稍徧夜魂今日尊前看白美眉尖一半舊啼痕自注白美木姬本名也故址在秀野園旁今院本作穆素徽假木之音爲穆假白美之義爲素徽

耳今吳縣學署左某氏有小園相傳爲木姬舊居西樓尙存則秀野園當亦在其鄰近

花妝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唐涼國公主傳謂字華莊碑謂花妝愚按碑文爲是花妝二字不典故易之耳

雲英春鶯

明曹安讕言長語云西樓雅集圖有二女子王晉卿家姬雲英春鶯也按米南宮記但云後有女奴雲鬟翠飾侍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姬也不載其名此可補米記之不及

九子母

明周嬰卮林云猗覺寮雜記曰應劭漢書成帝生甲觀畫堂云畫九子母佛自後漢方入中國安得元帝時已有九子母其陋可笑按列女傳魯有九子之母教兒造次於禮魯人以爲母師甲觀旣燕閒內寢后妃所居則畫九子者取蕃育之義畫其母者取禮法之宗仲遠之時去西京未遥於漢家故實必有傳記未可謂之鑿說也

按師古曰畫堂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母乎是亦以應說爲非蓋由未解九子母之義若知是魯之九子母則不

必以爲疑矣

小姑賢祠

國朝程庭鷺多暇錄云小姑賢爲虎邱南地名昔有民家姑惡新婦欲羅織之其小姑悉引爲己過以悟母母悔而止鄉人祠之今院本雜齣有小姑賢一折即演此事見宋褧燕石集

段七娘

國朝朱彭西湖遺事詩注云康熙初湖南酒肆惟段七娘最知名王漁洋門生汪懋麟酒舍詩云酒舍爭傳段七娘玉墳小豆摘新嘗邵皇親墳所產豆勝他處俗稱

皇墳豆故詩及之

余所居俞樓之外有一酒樓花農題榜曰樓外樓其主人一老嫠婦人稱之曰洪四姆聊記於此數百年後或可與段七娘作對乎

遷城小娘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宋知州鄭建撰吳興郡城記云秦時爲下菰城晉郭璞欲移郡於東遷其女亦善地理啟璞無從因舊址損益之永無殘破之慮璞從之遂定於今處女號遷城小娘從璞廟祀

婦人統兵

宋趙與時賓退錄云婦人統兵世但稱唐平陽公主余
又記晉王恭討王國寶時王廞聚衆應之以其女爲貞
烈將軍且盡以女人爲官屬顧琛母孔氏爲司馬其一
也
按楊大眼妻楊氏稱楊將軍見魏書本傳許劭妻劉氏
稱劉將軍見唐崔致遠桂苑筆耕集此類尚有之至統
兵自成一軍者則罕見金史完顏仲德妻率諸命婦自
爲一軍親運矢石於城下此則非趙氏所及見矣
明周嬰巵林云唐書韋后時有內將軍賀婁氏肅宗乾
元初衞州婦人侯四娘滑州婦人唐四娘集州婦人王

一娘歃血誓趙行營討賊皆褯果毅咸官妖也

厄林褯遺云漢紀琅琊呂母爲子報怨聚衆數百人自號將軍宋書顧琛母孔氏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琊王廞於吳中爲亂以女爲貞烈將軍以孔氏爲司馬女將軍女司馬偉矣年百餘歲而能服軍政振古之奇婦人也

明張萱疑耀云庚子山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之作云錦車同建節魚軒異泊營軍中女子氣塞外夫人城是趙王宅眷皆在軍中矣愚按同建節異泊營二句疑趙王夫人亦自成一隊也

唐婦女多三字名

國朝羅振玉讀碑小箋云唐代婦人名字多用三字楊君夫人韋氏碑夫人諱檀特字毘邪梨比邱尼法願墓志法願字無所得盧公夫人崔氏墓志夫人名積號尊德性優婆夷未曾有塔銘優婆夷諱未曾有范氏夫人墓志姓范諱如蓮花此外尚多聊著數則以廣異聞

古婦女以朱粉塗面

明楊愼名畫神品目有宋懷懿皇后李氏御容注云用紫色粉自眉以下作兩方葉塗其面頰自鼻梁上下露眞色一線若紫紗幕者後見古今注魏文帝宮人有巧

策者始以鉛綠作紫粉塗拂其面愚按此所說殊未分明不知以紫紗幕之邪抑以紫粉塗之邪疑幕以紫紗而調和紫粉以黏合之亦古人出必擁蔽之遺意

程氏婦女不裹足

元白珽湛淵靜語云伊川先生六代孫淮咸濱聞爲安慶倅明道年五十四卒二子相繼早世無後淮之族尚蕃居池陽婦人不纏足不貫耳至今守之

人臣女封郡主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帝女謂之公主六朝後諸王之女皆封縣主隋以後又有稱郡主者國初趙韓王以開

國元臣詔諸女特比宗室皆封郡主臣庶而封主者惟

趙氏一家而已

按叢鈔卷六已引湘水燕談錄載有此事據燕談錄高

懷德二女封縣主則非止趙氏有之唐代宗冊僕固懷

恩女爲崇徽公主下降回紇則人臣女并有封公主者

然此乃養女也

婦人受封稱太不稱太之別

宋徐度卻掃編云故事臣僚封贈母及祖母不問存歿

並加太字曰太夫人太君政和間劉安上建言太者事

生之尊稱也封母而別之以太所以異於其婦若既歿

並祭於夫加太字是以尊臨其夫也名義未正自是凡追封者除去太字按追封不稱太始此今制雖生前受封而舅姑在夫在均不稱太義更密矣

妾不受封

宋吳炯五總志云唐元舅鄭光作鎭河東勝御有敕封夫人田絢贊光以表謝而不受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宣宗嘉之杜祐妻早卒嬖姬李氏有敕策爲夫人崔膺勸佑讓封梁氏且爲表其畧曰豈伊身賤之時妻同勤苦而於榮達之後妾享封榮上憐之乃并封梁氏近者公卿姬侍悉加邑號而

尤者疏封大國得無愧於二子

按此二表讀之增伉儷之重今制原配雖亡封贈必及
觀此知唐時猶未定此制也

女封不繫夫

國朝光聰諧有不爲齋隨筆云宋時宗室之女其封爵
自崇不繫於夫亦有大臣之女得封不繫其夫者如龎
籍之長女第五女第七女因籍遺表得封歐陽修女因
大賚丐恩得封文彥博女因母辭其寵章爲之請邑得
封皆不繫其夫其制皆荆公所作載臨川集中

按今制亦有之余門下士編修徐琪請貤封其姊而其

姊夫袁啟瀛不封

割臂治夫疾得以孝旌

國朝邵懿辰文集易安人墓表云道光乙巳冬十有一月翰林院編修陳君承　命出守吉安入對　上曰日禮部章上汝妻與請旌有諸即頓首伏謝先是君遘危疾妻易安人泣禱於神期以身代最後封臂肉和藥飲君一進疾若失而安人由此積勞疾未三十六日而死其鄉人曾侍講國藩曰婦人於法旌節與孝而已若安人之義服勤至死以貰其夫之死有功於陳氏甚大以孝旌其可乃聯其鄉之士大夫列於鄉有司以達於禮

部議期年而得旌旌命下不旬日而陳君有易安之命按此事在道光二十五年人罕知者故表出之陳君名源兖字岱雲曾文正集有陳岱雲妻易安人墓志銘不載請旌事蓋志墓在前請旌在後也婦人刲臂治夫疾亦稱爲孝甚奇然陳君奏對語有臣妻易氏有孝義行鄉人哀之以聞於有司云云或當日固以孝義旌不專言孝歟

金陵十二釵

國朝無名氏情史云嘉靖間海宇清謐金陵最稱饒富而平康亦極盛諸姬著名者前則劉董羅葛段趙後則

何蔣王楊馬褚青樓所稱十二釵也按此引王百穀語未知所出紅樓夢小說金陵十二釵蓋亦有所本也

手帕姊妹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閩故老言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或二十三十姓結爲手帕姊妹

朝鮮月山大君婷

國朝程庭鷺多暇集云吳子魚朝鮮詩選有月山大君婷一首明詩綜載之云是朝鮮女子蒙古博西齋明辨之云朝鮮之制王兄弟封君同母弟封大君婷乃懷簡王子康靖王弟非女子也按月山大君余已載於三鈔

卷七蓋亦誤以爲女子今訂正

朝鮮女子詩

明徐𤊹筆精載朝鮮詩有李媛成氏許妹三人女中之英也所錄各七絕二首又云近程將軍相如輯四女詩行於世四女中止載許妹及李媛詩餘二人無詩其一人想即成氏其一人不可考矣又云許妹者狀元許篈正郎許筠之妹也兄弟並著才名而妹詩尤工

茶香室四鈔卷十六

德清俞樾

爹爹孃孃

宋曹勳北狩見聞錄云靖康二年二月初七日李石周訓吳幵莫儔來奏曰皇帝令起居上皇緣金人堅欲上皇出郊又密奏曰得旨爹爹孃孃請便來

按爹爹媽媽之稱已載於曲園襍纂第三十六巴巴媽媽之稱又載於三鈔卷五今得爹爹孃孃之稱又記之以見俗稱之有本也

衙內

宋張唐英蜀檮杌云孟昶知祥第三子累遷西川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又宋王稱西夏事略云李繼筠卒弟繼捧立繼捧初爲牙內指揮使嗣繼筠爲留後按此知唐時藩鎮相沿皆以親子弟領衙內之職故其時有衙內之稱春秋時稱公子戰國後稱王孫唐末宋初稱衙內亦可見時變矣

宋孔平仲珩璜新論云牙者旗也太守出有門旗後人遂以牙爲衙早衙晚衙亦太守出則建旗之義或以衙爲廨舍早晚聲鼓謂之衙鼓報牌謂之衙牌兒子謂之衙內皆不知之耳

尊夫人

國朝姚範援鶉堂筆記云今人稱人妻曰尊夫人誤也古人以稱其母唐書鄭善果傳竇建德將王琮獲善果誚之曰公隋室大臣也自尊夫人亡清稱益衰昌黎孟東野墓誌亦稱其母爲尊夫人

又云晉書蘇林對峻稱其祖父乘爲尊祖温嶠對謝尙稱其父鯤爲尊太君按尊者尊稱自非可施之其妻君尊祖之稱今人猶習言之尊太君則無聞矣

令嗣

宋米芾海岳名言云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手大字

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令嗣書謂尹知也按今人稱人子曰令嗣宋人已如此

慈兄

國朝羅振玉存拙齋札疏云後漢書光武紀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慈兄二字甚新

祖孫有類有不類

明徐𤍨筆精云王羲之七世孫曰僧智永謝靈運十世孫曰僧皎然書法詩學皆不愧祖風後世侈譚之不因沙門而薄其祖先也韓侂胄爲魏公之孫時論爲之歎

息豈紫衣宰相不如緇衣髡徒乎所重在彼不在此也
又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唐盧懷謹清素有守爲時名相
懷謹少子奕死於祿山見忠義傳奕子杞佞邪誤國見
姦臣傳杞子元輔端靜純正能紹其祖烈盧氏四世趨
操不同如此按自盧懷慎以下三世皆賢獨有一杞介
於其間亦不可解也

爲子孫還習宜愼

宋無名氏愛日齋叢鈔云按東齋記事黃筌黃居寀蜀
之名畫手也尤善爲翎毛其家多養鷹鶻觀其神俊以
模寫之故得其眞後子孫有棄其畫業而事田獵飛放

者旣多養鷹鶻則買鼠以飼之又其後世有捕鼠爲業
者其所畜習不可不愼按此不知寓言邪抑實有其事
夫自作晝至捕鼠遠矣孰知只是一再傳事乎

子孫用祖宗樂

明張萱疑耀云韓苑洛論樂謂祖宗之樂決不可奏於
子孫之廟豈可以子孫坐於上而呈祖宗之形容哉子
孫有功德者宜別爲樂則可奏之祖宗之廟以慰悅祖
宗之心也此說近理

余謂此謬論也三代之樂如大夏大濩大武皆世世用
之豈以爲嫌白香山七德舞云歌七德舞七德聖人有

作垂無極豈徒耀神武豈徒誇聖文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然則陳祖宗之功德正所以示王業之艱難昭後人之法守苑洛之論未見及此也

祖孫父子共論一人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前漢董仲舒贊曰劉向稱董仲舒雖伊呂何以加至向子歆以爲伊尹聖人之偶仲舒未及乎游夏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以歆之言爲然班固引其三代許論如此按左傳莊十一年臧孫達臧文仲祖孫並論宋事余嘗以爲疑今觀此則曾祖至曾孫四代共論此一人矣然向歆父子反脣何太甚歟

舅父

宋趙與旹賓退錄云史記齊世家齊王與舅父駟鈞陰謀發兵索隱云舅父謂舅猶姨稱姨母舅父二字甚新人少用者按舅父姨母之稱至今循之初疑不典今乃知有本也然趙云人少用者則知宋時猶不稱舅爲舅父

擇壻

宋徐度却掃編云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見於擇壻趙參政昌言之壻爲王文正旦王文正之壻爲韓忠憲億呂惠穆公弼呂惠穆之壻爲韓文定忠彥李侍郎虛

已之壻爲晏元獻殊晏元獻之壻爲富文忠弼楊尙書
察富文忠之壻爲馮宣徽京陳康肅堯咨之壻爲賈文
元昌朝曾宣靖公亮

冰翁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懷玉寺左里許下梯徑又二里
有亭曰輔龍乃先兄之冰翁董諱焆字季興所創按冰
翁者妻父也葢郎婦翁冰淸之義宋時俗稱今不聞矣

兩姻家甃路

宋范成大驂鸞錄云自婺至衢皆磚街無復泥塗之憂
異時兩州各有一富人作姻家欲便往來共甃此路

舍居壻接脚夫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云元豐六年提舉河北保甲司言乞義子孫舍居壻隨母子孫接脚夫等見爲保甲者候分居日比有分親屬給半詔著爲令按舍居壻謂贅壻也亦稱入舍女壻夷堅志云饒州市隗千三名伯者嫃州門裏王小三家作入舍女壻

邵堯夫晚娶

明張萱疑耀云邵堯夫四十餘歲始娶至四十五歲始生男有詩云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爲人父豈其幼年斷意婚娶乎是乃念及不孝爲大邪

讀眉山集去妻

宋李廌師友談記云章元弼娶中表陳氏甚端麗元弼貌寢陋嗜學初眉山有雕本元弼得之夜觀忘寐陳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每爲朋友言之曰緣吾讀眉山集而致也

張九成娶再嫁之婦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張九成以紹興壬子狀元及第癸丑再娶浦江馬氏爲繼妻馬先嫁義烏吳察察早天生一子七歲而姑龔氏撫之馬再適二年而死九成往謁龔氏相見參拜龔氏旣歿爲作墓志備述馬氏再適之

由經無隱諱可見立心不欺用情敦厚也按宋人固不諱再嫁然此婦棄其垂老之姑七齡之子恝然再嫁殊不足取不知張九成何以娶之也

羞娶婦嫁女

宋陳著本堂集有婚啟四卷卷內題目有云羞戴時芳迎婦羞離孫舒慊迎婦又有云答張子開教授羞深娶婦答內弟竺少博羞深娶妻答吳山甫羞深娶妻深者其子之名也因娶婦而有所餽贈名之曰羞曲禮云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鄭注曰羞進也言進於客其禮蓋壺酒束修若犬也本堂集所用羞字

當本此豈此謂宋時猶存邪

又有蓋戴帥初集賀妹女蓋蕢錫正孫嫁妹蓋舒景仲嫁從妹蓋趙景文嫁妹按古者因嫁禮不賀故變其辭如此施之嫁女又與古禮微不合矣

稱婦曰卿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云晉王戎妻語戎爲卿東晳亦曰婦皆卿夫子呼父字有一士人作詩謂婦曰卿非也按此條不可解豈婦可卿夫夫不可卿婦邪

不娶

宋方勺泊宅編云楊孝本字行先學博行高東坡號曰

玉巖居士平生不娶坡戲之元德秀呼之居士曰某乃陽城之裔故坡詩云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皆謂無妻也

歐公自敘先世錯誤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歐公著族譜號爲精密其言詢生通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當唐末黃巢陷州縣率州民捍賊鄉里賴以保全琮以下譜亡自琮八世生萬爲安福令公爲安福令九世孫以是考之詢在唐初至黃巢時幾三百年僅得五世琮在唐末至宋仁宗纔百四五十年乃爲十六世恐無是理

唐劉氏不祭其先

北夢瑣言云劉蛻桐廬人早以文學進士其父嘗戒之曰任汝舉進取吾沒後愼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所適蛻後登華貫出典商於霜露之思於是乎止臨終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禮部尚書纂郎其息也爲同列言之

名子詭異

宋無名氏愛日齋叢鈔云前輩名其子弟多不可解李邯鄲將名三子必用經語之言三者又必四字成文第一三字皆仄聲第四字平聲然後取第二字四字名之

長曰復圭取三復白圭仲曰壽朋取三壽作朋季獨無之乃於佛經取三德苾芻名曰德芻賀方回二子曰房曰廩於文房從方廩從回蓋寓父字於二子名也常子然壤本河朔農家子然既爲御史一村之人名皆從玉子然名其子曰任佚美向謂周任史佚子美叔向使人不可效蜀鮮于氏子四人長曰可次曰呂次曰參次曰噩自一口而至四口孫和甫命其四子曰朴曰埜曰戇曰慤韓蘄王命其四子曰朴直古貧康呂渭四子曰溫恭儉讓此則古者命子義主教訓爲重惟漢史恭三子高曾元以世次懸隔之稱連名伯仲閒何歟

按參字實不從三口此最無謂至於古人名爲名則古人多有之如何尙之三子名偃求點庾肩吾二子名黔婁於陵是也任昉四子西華南容北叟東里取古人之名而又以東西南北爲義此則稍別

以孔子名字取名

宋周嬰卮林云西秦錄乞伏熾盤將有征西將軍孔子後魏書天平元年蕭衍將軍紀耕入寇峙岵都督曹仲尼破走之此夷俗侮聖之甚者也宋書世祖以沈伯玉容貌似圖畫仲尼像常呼爲孔邱唐書王起字舉之文宗引入翰林詔畫像便殿號當世仲尼此中國君臣侮

聖之尤者也然唐書表漢有薛方邱字夫子則夸誕之風已始於此

夷俗侮聖固不足責其人猶禽獸耳豈知此爲侮聖乎且其侮聖亦其尊聖也蓋猶知愛重孔子故以自名也其以孔子仲尼爲名亦猶魏之高菩薩周之席毗羅唐之宋金剛王羅漢正表其皈心釋氏耳往年西洋有輪船名孔夫子謂借此三字以壓風濤亦其侮聖而實尊聖之一端他日聖教洋溢於西夷必自此始

字其字爲號

明曹安讕言長語云號古無有因其名之有字而復字

其字以示訓故程雪樓於賴安撫歸字曰伯高高而不自高號曰謙齋歸衆山中獨高者按名字必相應古義然也若號則或其自稱或人之稱之不必又與其字相應也舊說不必拘然亦一說也

名字有禁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云洪武二年禁革民間名字有先聖先賢大國君臣并漢晉唐宋等字按宋世止禁天聖君王等字爲名見能改齋漫錄余已載於續鈔卷九若明制則禁忌更多矣

光梵晃三予

宋車若水脚氣集云平翁先生云有人一子名光一子名梵一子名晃其父遠出不歸光者子細探其蹤跡知其北往求之幽燕梵者不子細探討乃求之南閩晃者在家嬉游而已一日光得其父以歸梵索然而歸光以責梵晃亦以責梵光可言也晃不可言也梵雖行路差尙曾求父也晃坐於家乃責梵之不善求父今人未求道而空議人何以異此按此一段不知出何書

小名十狗

宋方勺泊宅編云狀頭時邦彥母懷之彌月夢九人皁衣肩輿一金紫人徑入房中明日犬生九子皆黑晚遂

生邦彥故小名十狗同年錄見之

明人猶有以龜命名者

明徐𤇍筆精云唐宋人不諱龜不知龜字諱於何代近世以龜命名者極少獨鉛山費閎卿弟名龜年官廣西灌陽知縣惠安亦有楊龜年官教諭

按王阮亭池北偶談謂諱龜自明始張江陵生時母夢一龜因名之後乃改名此兩龜年當亦不隨俗之士然無知者矣

元西域辛文房唐才子傳云張志和字子同初名龜齡詔改之此則未知改之之故唐時固不諱龜也

巳巳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韓退之作薛公達墓志集本云以公儀之子爲我後石本作以公儀之子巳巳後我趙德夫謂巳巳葢其小字按東雅堂本韓文亦作以公儀之子巳巳後我校云巳巳後我或作爲巳後

相黎

無名氏釣磯立談云劍浦人陳陶學通天人察運祚衰替遂絕意於蔍紳專以服食鍊氣爲事詩有云蟠溪老叟無人問閟列相黎教六韜相黎其二子小字也或問其優劣曰味雖不同皆可於口

按宋書張敷傳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查何如梨敷曰梨爲百果之宗查何可比是查梨本父子事此則又爲兄弟事矣

雲萍錄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包遜字敏道象山先生上足也在臨安謁魏舍人了翁因出雲萍錄令書包有六子皆從心其間名協者舍人指曰此非從心乃是從十有館客李丈云從十乃衆人之和是謂協和萬邦之協從心乃此心之和是謂三后協心之恊後閲集韻果如所云按雲萍錄已記於叢鈔卷六今觀此乃知宋世人人皆

有雲萍錄遇客有當意者則使書之所書不止名號爵里并及其子弟疑亦兼及其祖父矣此意殊佳今人何不仿而行之

門人弟子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初詣學者爲門人滿一歲試通一經者補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試按此知由門人而升爲弟子自有等級後漢書賈逵傳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孔宙碑陰有稱弟子者有稱門生者門生卽門人也魏時去漢

未速太學之制必漢世諸儒之舊例歐陽公以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授受者爲門生未得其義論語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堂室之喻卽從門字而來言由已升吾堂不如爾等初入吾門也若從歐公說則門人當是子路弟子安得不敬子路若非子路弟子則又從何人言而謂之門人乎

䕶引行院

宋車若水脚氣集云劉漫塘云向在金陵親見小民有行院之說且如賣炊餅者自別處來未有其地與資而一城賣餅諸家便與借市某送炊具某貸麪料百需皆

裕謂之護引行院無一豪忌心此等風俗可愛按護引行院其名不可解其意則甚佳今俗語云同行嫉妬安得有此邪

獨樂園園丁

宋張端義貴耳集云獨樂園司馬公居洛時建有園丁呂直性愚而鯁公以直名之夏日游人入園微有所得持十千白公公麾之使去後幾日自建一井亭公問之直以十千爲對復曰端明要作好人在直如何不作好人按此園丁自佳而游客入園園丁有得則此風亦古矣

宋吳炯五總志云司馬溫公在西都會文潞公守洛攜妓行春日邀致公一日自至獨樂園園吏視公歎息公詰之答曰方花木盛時公一出數十日不惟老邵春色亦不曾看一行書可惜瀾浪邵相公也公深愧之遣馬還第誓不復出諸老爭來邀公必以園吏語謝之按世傳司馬溫公僕爲東坡教壞若此吏勝彼僕矣但不知郎呂直否

老姜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劉璉之釋李夢陽人知康海數言得釋而不知璉之家人老姜實救之曰昔年不得志

時李主事管昌平倉畧君家納米領價得志乃忘之乎瑾乃釋夢陽

奴名星星

元陸友仁硯北雜志云韓退之送窮文使奴星結柳作車一本作星星雁塔題名薛茂宏陸璠陳宣魯同登執硯者奴星星蓋唐人多以名奴亦猶今人以倩盼名婢

初三初四

宋張端義貴耳集云有一小官在都乞差遣一留三四年題一詩在僦樓之壁云朝看貝葉牢籠佛夜禮星辰取奉天呼召歸來闘好語初三初四亦欣然初三初四

郎二僕也因此詩傳播京下遂得缺而去按此亦唐李昌符婢僕詩之故智也

明初嘉興王某與子書

國朝吳翌鳳遜志堂襍鈔云明洪武初有嘉興王某貽書其子上偶見之喜其善於教子下詔獎厲之詔曰御史臺管勾宇文桂因事被問囊中所藏書信百封悉是浙中儒吏獎譽之言亦有私託求進者于百封書中得一善教其子者浙右癸卯科舉人王彰之父家書意望管勾宇文桂轉遂平涼子之伍所據下文似宜作任所書未發朕偶獲見之言語諄切教以忠孝薄俗中有善於爲父者

如此其令中書遣人齎朕詔諭往詣其家賜以白金百兩附子五枚川椒五斤絹十四匹以旌其賢其家書云自舊年十一月二日南潯別後至今年凡四得書鎮江高郵高陵鄭州者餘一書不知寄何人必浮沈矣三月十一日女兒會呆至剛子德清書中簡略不知從者及同游俱無恙否且言歲中可至任不知果然乎本家德清之役已辦兩圖黃冊里長及歸安甲長皆不擾而辦里長不赴京倉此甚良法也正擬安靖幾日十二月間本縣又定新市弓兵分管十二都但辦什長勾捉軍人至今不得安息所費亦不少也家中上下俱無事倘欲挈

家雖在彼稍安詳度可否然後來取恐川途迢遞或轉
徙不常跋涉勞頓我今稀年又一老景侵尋倘則朝廷
俗待親則上章求退父子相見以盡餘年若宛轉仕途
相見無日矣人說有分俸之例不審有否如得分祿以
養亦足爲榮若彼處闊支則不必也凡事必須清以潔
己廉以自守食貧處儉儒者之常愼勿以富貴爲念古
人云貧乏之不能存此亦好消息正當以此言爲受用也
治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處己當以謙敬學
業更須勉力暇日卽以性理之書及羣經留玩自然所
思無邪更須熟讀新律自然守法不惑飲酒當以康節

先生爲法不可縱恣忠定之事律許則行否則不可干
其紀也此後倘有的便可買附子一二枚川椒一二升
起稅而來餘物非可覬也臨川奴世生俱無疾但諸子
未出痘疹爲憂耳浙西米價極廉白者一分一升可見
太平之時矣道路遠隔作書不能詳洪武月日付書男
彰見五倫書按此事知者殊尠附錄此卷之末以廣其
傳